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紱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宋 家鉉翁 撰

僖公四 襄王二十一年晉文五年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以救宋也救宋而翦楚晉文所以造霸業也去年冬春秋書楚人偕陳蔡鄭許圍宋又書公會諸侯盟于宋著宋之急也今年春繼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言晉侯之侵曹伐衛攻楚人之必救以救宋

也不言救宋其事關繫乎中國甚大非特救宋而存宋也自宋襄之敗强楚威行中原諸侯厥角稽首惟恐服從之後宋既屈服預楚盟會而楚猶攻圍未已是必欲為併兼之計列國為楚有可立而待也幸而文公繼興首以救宋攘楚為事春秋書之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不間事而重舉晉侯所謂言之不足而重言之為其先天下之所難有以慰中國諸侯之望耳然春秋於霸者之行事襃之中每見責備之意以

其未受命于王而先行霸討雖與其救宋不與其專伐是故重舉晉侯而見意焉正如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與其能誅弒賊而不與其專立君書法與此相類責備賢者之道也方宋人告急狐偃言於文公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作三軍謀元帥始出而侵曹自曹而及衛專為齊宋計耳論者惑於左傳之浮辭乃云晉侯侵曹伐衛以報奔亡不禮之憾既不深考當時之事又

不原聖人書法之本旨輕易貶斥實失經意胡呂氏為甚愚不可以無辨也蓋齊桓晉文之行事有適相類者桓公之伐楚也先侵蔡蔡潰而後伐楚左傳謂桓以一姬之故而動兵伐蔡其實非也當是時中國諸侯惟蔡最親於楚是以先侵蔡而後伐楚晉文之侵曹伐衛亦猶是耳左氏乃曰文公之為亡公子也曹衛不為之禮故以二國為首伐實亦非也觀狐偃始所以告其君者則知侵曹伐衛實為齊宋不為其

私左氏雜記所聞讀春秋者要當擇而取之烏可棄人之善而專録其疵以是窮春秋失襃貶之正矣葢齊宋二國皆楚人之所忌而曹之與衛乃楚人之所最親是以晉文侵之伐之攻楚人之必救以觧齊宋之急其事最為明著夫豈動大衆釋私憾汲汲報復如傳者所云乎聖人嘉其伐楚之功中寓專伐之貶此乃責備霸者之道於齊桓晉文之行事皆然諸儒以傳汨經失春秋用法之權衡故不得不辨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之戍衛以楚故也晉方伐衛魯人懼其併及乃以不撤戍為買之罪而殺之將以自觧于晋耳殺無罪之大夫以求説而自觧春秋之所深惡也故不書殺而書刺蓋明知其無罪而殺之於幽闇之中云耳與周禮三刺之義不同又見成十六年刺公子偃

楚人救衛

書救有二有善其能救者有不與之以救者中國諸

侯見侵於强暴盟主救之春秋之所善也中國諸侯
去順効逆盟主伐之同惡救之非春秋所善也楚自
去年率諸侯圍宋將為必取之計晉文公起而圖之
侵曹伐衛皆所以救宋也春秋不以救宋書者為文
公此舉關乎天下之存亡盛衰救宋不足以盡之耳
晉不書救而楚之於衛乃以救書夫豈善楚之能救
衛乎衛以中國諸侯而甘於從楚霸者之師已興而
執迷不復春秋之書之賤衛也夫豈與楚之能救乎

或者謂凡救皆善楚之救衛亦以為春秋所與誤矣

義又見襄十年楚救鄭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執曹伯畀宋人言晉侯入曹而執其君為救宋也諸侯從於楚盟主伐而執之固當其罪不以歸之京師而執以畀宋人則貶也或曰此執曹伯春秋爵晉侯是歲執衛侯歸之京師春秋人晉何歟曰執曹伯為伐楚而執之也所以明王法而伸霸討也執衛侯以

元咺訟而執之也衛侯固有罪以臣之訴而執其君理逆而辭弗順雖歸之京師猶為有責是以人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之戰為救宋而戰也豈惟救宋尊天子安諸夏郤𤞣楚在此一舉是以聖人爵晉侯序於齊宋秦之上胡文定乃謂楚子玉請復衛侯封曹亦釋宋圍未有必戰之意而先軫獻謀以怒楚而求與之戰故楚

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吁以左傳之浮辭而汩聖人之書法過矣自入春秋迄今九十餘年中國諸侯與楚人戰者有矣然各為其私計孰有如晉文城濮之戰中國以安王室以尊楚氛甚惡為之大挫者乎當是時賊入我之腹心潰決我之堂奥横行中原憂在天下晉文雖欲坐視不問有不可得也然猶退三舍以避楚子玉不為止而後與之戰謂楚無必戰之心晉激之而與之戰殆不然也春秋爵晉侯於

三國之上貴之也奚貶哉凡戰我為主而彼為敵則
書某及某戰于某褒貶初不在是也晉人及楚三大
戰皆以晉為及先儒謂城濮邲鄢陵外楚而內晉柏
舉內蔡而外楚者是也列國及楚人戰書法固當爾
持一及字為例而謂春秋不與晉之攘楚何其偏之
甚歟及戰義詳見莊公二十八年　或曰齊桓以不戰而服楚晉文
以戰勝而服楚二公優劣其在是乎曰否時不同也
敵之強弱異也當齊桓之霸楚始窺伺中夏侵二三

小國以撓我之藩籬故齊桓以諸侯之師次于陘受盟而返春秋與之令晋文之霸也楚伐齊矣圍宋矣中國諸侯即安于楚而不以為恥矣晋文若斂衽退避如齊桓晚歲坐視黄滅而莫之救則楚飲馬河洛問鼎大小周其亡矣胡文定乃曰文公一戰勝楚遂長夏盟以功利言誠亦髙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是故春秋於城濮之功所書如此之畧吁論則美矣非聖人意也春秋命德討罪賞善罰惡尊中國正諸

夏遏寇亂皆道義中所當為之事諸侯有功有善者

褒之録之有罪者討之强暴之憑陵諸夏者攘而郤

之如元氣行乎四時春生秋殺各中其度而不忒者

春秋之教也夫豈曰我為道義是謀置刑賞功罪於

不言乎蓋仲尼之門主於明王道故羞稱五霸春秋

之教主於垂王法諸侯有能以職分自見者固在所

與道即法也法即道也非道之所棄法之所取也學

者觀乎堯舜禹湯之行事而得春秋用法之意矣胡

氏之學矯枉過正恐失春秋之旨

楚殺其大夫得臣

成敗利鈍兵家之常違命者有誅逗撓者必斥而敗軍者不皆死也楚殺得臣秦穆不棄孟明視二君之賢否於此可見學者觀聖人之録秦誓則知楚殺得臣之為非矣楚前此不書大夫令於得臣之死始書大夫惡其專殺之不當也劉氏曰此殺有罪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

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此說甚當愚謂晉文退三舍以避楚而子玉不為止是亦有死之道故書大夫而去族

衛侯出奔楚

晉文公才有餘而量不足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固當有比楚之罪伐之未為過也及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而弗許致衛人出其君以求說則為已甚矣元咺相叔武聽命於踐土以臣禮進之可也文公既

列之於會經書衛子則待之如君矣未幾復衛侯致衛侯移怒於叔武而殺之晉實殺之也及元咺訟衛侯乃以臣之訴而執其君執之未幾而釋之致衛侯復移怒於公子瑕又殺之晉實殺之也夫使衛之君臣兄弟更相殘殺則文公不善處事有以致之竊嘗妄謂晉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與其為晉文寧若為齊桓衛侯奔不名春秋所以責

晉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晉侯返自城濮王嘉其卻楚之勳自往勞師蓋古有勞師之禮王舉而行之耳晉侯作宮踐土合諸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策為侯伯此殊禮也而春秋書公朝于王所不書天王下勞諸儒未有的說項平甫謂天王避狄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文公因破楚之威還過鄭土先會諸侯朝

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乃從王入京師論則新矣但二十五年文公納王乃霸業之所造端可盡廢乎晋侯名王三傳皆書可盡沒乎葢王自出勞軍所以嘉攘楚奬有功王之所得為也既策命晉侯侍以殊禮而文公猶以為未足乃於是冬復名王為河陽之狩為其既拜寵命於先猶欲要王以出有挾功傲上之意故春秋削其勞軍之禮以貶之繼書王狩河陽以著其名王之僭有功則褒之有

罪則貶之此春秋懲勸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三傳之說其可盡廢乎陳侯如會與其棄楚而歸晉也書公朝王所以見王之自出勞軍亦以明君臣之分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之奔也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淺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衛侯

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繼書元咺奔晉著其有未討之罪也或曰叔武之攝居君位是乎否乎曰否君位非人臣所可攝也當是時衛侯有子則當使其太子如會聽命無子則當以上卿往叔武居嫌疑之地其可攝乎故為人臣不可以不知春秋○復歸者穀梁曰復於其國而歸其所也衛侯鄭曹伯襄之得歸也皆書名書復歸及衛侯之執而再歸也名之而不復之為其怙終長惡無復國之理故也

此又歸而不復之例復歸義初見桓十五年歸而不復義見三十年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之女來寧成風許氏曰常事不書此所以書志入杞之怨釋也中國有霸諸侯弛兵於是族姻之恩始録而鄭國之好交修以是為晉侯之澤也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穀以為晉侯再致天子左傳以五月公朝為天王勞軍此河陽之狩為晉侯名王當從左傳天子廵狩諸侯即其地而朝焉古也今晉侯挾其郤楚之功屈天王下臨河陽率諸侯而往朝禮雖廵狩之舊而意則非矣夫霸者所以號名天下以其能尊王也晉文之始入以定襄王誅子帶為首務諸侯義之人心歸之用能成其霸業今新立大功當率諸侯朝王于京

請職事焉乃以臣名君倡為不度春秋書諸侯為温之會經以王狩公朝以明君臣之分著晉侯名王之愆非為文公諱過也吁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吾以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葢會世子不已必至名王積習之漸使之然耳㗖子乃謂是時晉已强大率諸侯而入王城亦有自嫌之意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晉侯屈王河陽忠亦至焉故春秋原情而書狩此為霸者

委曲回護非春秋道名分之本旨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人臣復歸之例

元咺衛之臣也衛侯雖有罪非元咺所宜訴也衛侯執而元咺歸名分掃地矣春秋於晉文治衛一事再三見之書法至是書晉人執衛侯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執而臣歸責晉深矣此比事而見予奪褒貶者也然則治此獄宜何歸曰執衛侯治其殺弟之罪

也執元咺正其訴君之戮也衛侯自楚而歸曾無悔過自艾之意乃逞忿以殺其弟是為怙終烏得無討縱元咺無訴晉豈當置而不問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元咺之訴而執衛侯則非也故衛侯不名以著晉人頗於用刑之罪元咺得歸遂立公子瑕而専其國晉實使之文公自城濮之勝志得而驕初見於名王再見於執衛侯而歸元咺三則盟諸侯大夫於王城之内皆驕矜妄行不率法度狐趙諸人畧無正救

之力惜哉○春秋書復歸者謂復其國而歸其所若
晅之復歸非與其歸也為君之見執而臣乃得復歸
以責晉也所貴乎比事以求聖人意謂此耳夫豈例
之云乎

諸侯遂圍許

許嘗預於齊桓之會盟矣今天王狩河陽諸侯皆朝
而許獨不至怙於楚春秋於朝事既畢即書諸侯遂
圍許言諸侯奉王命征不服事雖微猶曰征伐自天

子出故特責之耳公以會溫而出以圍許而至春秋所以責王命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此因天王狩於河陽而伸王法行誅賞示不敢專也而衛侯之執曹伯之歸元咺之復許之圍所行有公私粹駁之不同霸政所以異於王也曹伯以名歸結正其即楚之前罪而返之於國耳書遂會諸侯圍許言得列於諸侯無他罪矣或曰曹與衛罪有輕重之

不同今皆名之何邪曰衛侯之自楚歸也名之以治其殺弟之罪非返之於國也及自京師得釋而歸夫然後返之於國故書名以結正之但衛侯怙終不改罪至於再故書法與曹伯異義又見衛侯鄭歸于衛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或曰此遐荒小國而來朝于魯春秋不言朝不與其朝乎曰不言朝者諸侯不當受遐荒之朝也王者無外蠻夷鎮蕃皆有朝位明堂位所言是也諸侯無域

外之觀故不當受遠國之朝此盛時制也春秋之世戎蠻錯居侯服之内其大者預中國會盟微者來見有不得拒也春秋書来不言朝示内外之辨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是會也其失有三翟泉在王城之内而諸侯之大夫會盟于斯僭也王人下盟列國大夫大夫又伉於國

君亦僭也葵丘之會宰周公不預盟踐土之會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天子卿士不與列國為盟其來尚矣晉文志得而驕不自知其為僭春秋譏焉或以王人為周之微者是不然據傳王人即王子虎周之元老宿德位望甚隆非微者也書王人而不著其爵氏言王人不當下預於諸侯大夫之盟書王人所以譏也大夫僭盟於王城之内不能裁正其禮王亦有責焉耳公預於會不書公會為公諱也此固晉大夫之

罪而諸侯惟魯君在當陳義力爭期王人之勿預猶可損二過之一乃依違其間以成僭禮故諱公不書亦責公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来

介葛盧慕義而来一歲再至春秋書以褒之春秋有大國相朝而不書者有微國来朝而一再書者皆褒貶之所在介君今春来不與公遇冬而又来其禮勤

春秋録其慕義之誠是以書或曰介人之来有窺覘中國之意故明年遂伐蕭彼小國僅足以自全何窺覘之有哉此科場穿鑿之論不足言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齊桓之霸也重在攘楚而忽於待狄狄之兵日強與強楚交為諸侯之患至是而愈張非復春秋始年之比矣晉文亦復置而不問蓋以其無僭王圖大之心

而楚之志不在小故専意治楚而不及於狄雖然晉侯之志稍衰矣厥後作三行五軍以禦之毋乃自貽伊戚乎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或曰元咺訟君既勝而歸立子瑕焉咺固衛之賊也衛人討賊而與専殺大夫同例何哉曰衛侯不君元咺不臣公子瑕不弟皆名教之罪人咺固當死衛侯亦不可以言君矣故從専殺大夫之例曰子瑕既立

為君凡衛之臣皆瑕之臣也今而殺之不以弑書以衛殺衆公子書又序元咺之下何邪曰子瑕之立元咺立之非以王命立也非衛人共立之也衛侯在而子瑕立瑕乃簒國之人元咺為簒之首子瑕為簒之從是故其死也序咺之次非與周歂治廑以殺葢不與子瑕以君也曰甯喜弑剽何以書弑其君乎曰剽者甯殖立之甯喜事之以為君既立之事之而又殺之此所以書弑若周歂治廑者固亦盜也但春秋不

成子瑕為君故二人者不得從盜弒其君之例耳

衛侯鄭歸于衛

或曰衛侯奔于楚而不名執于晉而不名今而名之何歟曰春秋之義開悔過之門致怙終之罰衛侯背華即楚見伐於晉及聞楚敗不自歸於中國棄其廟祏而逃於楚其罪固已當討倖而得歸乃逞忿以殺其弟是之謂怙終國已非其國矣今魯人為之納賂以請又倖而得釋倖至於再不當復而復者也不當

復而復是以名而歸之不與之以復此春秋一字之權復歸例見桓十五年僖二十八年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謂秦晉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于楚也鄭之貳楚固有之矣以為晉文為舊怨而率秦圍鄭恐不然也晉文之始入猶曰舊怨未忘今幾年矣鄭既預於會盟不應猶以舊怨而加兵蓋翟泉之會鄭獨不至是以疑其貳於楚而伐之耳左傳於侵曹伐衛皆

以執舊怨為言今圍鄭亦曰以其無禮於晉愚以為傳者傳會之辭非事之實然則春秋何貶焉曰鄭伯去年始會于温相與朝王今一不預翟泉之盟即以兵加之春秋是以貶秦伯既與晉連兵伐鄭荀知義之不可則當相率俱去不當背晉而私及鄭盟舍之徑歸秦亦有過焉耳二國自此告絶以至交兵終春秋之世故兩下俱貶而人之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晋

孫氏謂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義然不當使三公下聘春秋譏焉論固甚正但自入春秋宰咺歸妾賵宰渠聘逆人積習之漸已非一日今周公来聘蓋舉行故事耳前日公及諸侯僅朝王於河陽今天子之宰銜命下臨魯國王之寵魯亦云至矣為僖公者自當躬朝于京以拜王命之辱乃偃然受宰周公之聘而俾公子遂報聘焉抑又二事如晋是之謂大不恭春

秋垂法示後豈容盡為魯諱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貶也或曰宰咺宰糾皆書名以見責相之義今周公下聘其無責乎曰咺糾之來其責在周故名今天王使周公下聘猶曰厚往薄来吾以懷諸侯也魯乃以一公子報謝且二事如晉罪在魯非周之責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傳謂晉分曹地以與魯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公羊謂晉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於諸侯濟西者魯之舊

疆成二年取汶陽與此書法全同此為魯之舊疆何疑木訥乃云因公子遂如晉晉人歸我侵疆以為晉所侵魯田今而歸之訥排斥三傳而以已意揣摩當時之事而為之說似此甚多愚不敢謂然也或曰此本魯地不曰復不曰歸而謂之取何哉曰魯自以兵力復其故疆是之謂復曹以義而歸之於魯是之謂歸魯不能復曹不以歸晉人自以威力取之於曹當禀命于王分正疆理示有所尊今取之曹歸之魯惟

所欲為春秋不與魯以歸疆不與晉以伯討是故書取蓋貶也或曰晉為盟主諸侯擅相侵奪晉討而歸之正也其猶有貶乎曰此春秋責備晉文之意也夫土地皆王之所有諸侯擅相侵奪無王也盟主治其侵奪之罪固職分之所宜為更能禀命于王還以錫魯夫然後盡尊君之義春秋以是責晉文責其所可責也若夫跛扈之侯强借之國春秋不以是而責之矣餘義見成二年取汶陽田襄十九年取邾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之郊僭郊也成王之賜而魯公之受之也明堂位曰周公有大勲勞於王室既没成王賜魯公以天子之禮樂俾祀周公是以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蓋當時矜以為榮而聖門每不謂然故禮運載夫子所以語言偃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禹也宋之郊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

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皆為魯之僭郊僭禮而言也杞宋二王之後於禮得郊意成王以杞宋用郊之故併錫之於魯故夫子譏其不然暨修春秋因魯之卜郊不從而特書以見意自是屢書而不以為繁著僭郊之無饗也公羊子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則不祭也公羊有得於聖人之意後之言僭郊者祖之或曰魯之僭

郊肇自魯公以迄於僖其來非一日矣而隱桓莊之世春秋皆不書至僖公而後書之其故何歟曰春秋因乎魯史者也魯史缺書也無考證則亦缺之而已矣隱桓莊之世國多内難是諸僭禮或廢而不講史用是亦缺書至僖公始修明舊典故史於禮文之事亦備書之卜郊於是始見非於隱桓莊無譏至僖公而後有譏也曰左傳謂啓蟄而郊而魯之郊皆無定期何歟曰啓蟄而郊者夏正建寅正月也漢初猶以

啟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左傳所謂啟蟄而郊者夏正正月之郊也易緯所載三王之郊皆用夏正建寅之月啟蟄之郊是也古之郊有冬日至祀帝於圜丘者焉見之周禮春官及禮記之郊特牲有孟春正月祈穀於上帝者焉有季秋大饗帝者焉見之月令及周頌之噫嘻而孝經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郊與明堂其地不

同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我將曰祀文王於明堂也則郊與明堂其禮亦異先儒謂祈穀之郊即啟蟄之郊大饗之禮即明堂之禮春以祈秋以報理或然也周家盛時每歲舉行郊饗之禮圜丘以冬至祈穀以孟春大饗以季秋此外又有雩禖四時迎氣不以郊言也凡郊皆天子親行如人子之見父母身不親而以臣下攝慢也古之為禮簡而質故歲屢行而不以為難後之為禮侈而繁故三歲一行而猶以為

不易此古今郊祀沿革之變也今魯郊或以正月或以四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初無定期葢魯人自知郊之為僭而卜以觀天意故卜之之頻若此春秋所以備書亦謂非禮之禮可以毋講而魯人猶行不輟是故書以譏之鄭氏謂三王之郊皆用夏正而以日至之郊為魯禮此因周正之訛而推言之耳魯之僭郊初無定時日至之郊夏正之郊皆周制也周人每歲二郊而饗皇氏以為歲大祀凡以八合四時迎氣之五而言也言郊祀當本之五經緯文不足據三望者舊以為海岱淮近代儒者謂魯惟當祭泰山今不郊而三望猶為

僭故春秋於祭泰山不書三望則書之其說有理公羊左傳釋猶字之義亦不過如此猶者通可以已之辭譏不郊而猶望也王介甫乃曰不郊矣幸其猶望則失之遠矣劉原父似有取其說曰不郊矣謂三望通可以已猶逐其父而謂毋為可併逐者也不告朔矣謂朝廟為猶愈乎已紾兄而徐者也三復其說殆不可曉蓋僭郊禮之可毋講者也郊僭則望亦僭故謂三望為通可以已告朔禮之不可廢者也故幸其

猶朝于廟劉氏合而言之不其舛乎愚謂猶字之義所施不同此經猶字當如公羊之説乃若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彼猶字乃譏其廢告朔之禮幸其猶朝于廟耳故讀春秋者不可執一字以為例乃能得聖人之意郊義又見襄七年配饗見襄三年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義已見二十五年蕩伯姬来逆婦

春秋於内女之適人来歸必謹記其事者示有别遠

嫌疑也杞伯姬自為其子求婦於魯非請婚之道也五年以其子來朝至是復為其子求婦愛子之情切矣以姑求婦則為非禮春秋直書其事譏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去年狄侵齊晉不問以齊為大國無懼乎狄也今狄圍衛衛遷國以避之其危甚矣而晉文終不以介意視齊桓公存三亡國有愧多矣夫叛而討之服而綏之理之常也今叛者不討而服者不加存恤失其為

霸之道矣齊桓晚年不能救黄猶曰黄遠而力不逮也衛近於晉非其力之不及而休戚不相關尚何以盟主為哉春秋書法如此責晉也比齊桓之行事而觀則知其為責晉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案左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秋衛人及狄盟衛

小國也嘗為狄滅而遷於楚丘矣至是狄患未已又遷於帝丘後先三十年間國凡再遷衛之為衛抑亦微弱甚矣一旦狄有内亂衛從而侵之狄於是請平自是而後狄患稍舒北鄙不聳衛可謂能自强矣孟子曰能治其國家孰敢侮之衛其有焉盟不地者杜注謂即其廬帳而與之盟如中國所謂城下之盟狄至是始知畏然則春秋何以無褒曰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言侵之盟之皆制於衛衛猶有人也凡書

人連文再舉有嘉其人而書以見意者有惡其人而書以示貶者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及此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嘉之也如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惡之也學者以經旨而揆當時之事則知所折衷矣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才有餘而德不足先儒論之備矣愚嘗比桓文之規模氣象與其行事而觀竊謂齊桓優游不迫猶有周家盛時氣象至晉文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

秦漢之風蓋申商之萌蘖也如城濮之役左傳所謂三罪而民服者皆失刑也顛頡從亡十九年勞亦甚矣以爇僖負羈之宮而殺之私也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亦細故耳而祁瞞坐以戮舟之僑為戎右戰城濮有功未賞乃以及河先歸而殺之是三人者皆當在議勳議能之科雖有罪猶當宥況罪不至死而殺之乎蓋晉文執心不弘而狐趙諸人濟以深刻故其見之於事每每若此最是顛頡之死尤為少恩

左氏以為三罪而民服愚以為三罪皆不當人心何

服之有周家忠厚氣象當齊桓而未替及晉文則所

存鮮矣善讀書者勿為史傳所惑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義併見敗秦于殽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曰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

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公從之愚謂

臧文仲魯之賢大夫必有高見遠識異乎庸衆人者

令以國歸父敏於容止辭令之間遽勸其君以朝齊禮之大節止於是而已乎前日宰周公下聘公不朝于京師以拜天子之寵命文仲曾不一言及之令國歸父修交聘之常事遽勸其君以朝以是為諂可也乃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豈非欺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左傳穀梁作敗秦師公羊無師字

殽之師不言戰而言敗惡秦也晉人者晉子也其曰

人微之也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其所以謂之秦者乃外之也晉襄親之而稱人貶也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是以貶也秦始以兵戍鄭將以存鄭也至是乃因戍以為襲鄭人覺之秦兵轉而入滑晉君臣聞秦師之來策其將不利於已出師以邀之敗於殽三帥皆為獲春秋惡秦人之用詐而外之惡晉侯之背惠而人之是固俱責而責秦之意重於責晉矣或曰殽之敗秦與城濮之郤楚其事可得同日語乎曰

不得同也晉之郤楚以天下大勢而言晉之狄秦以二國曲直而言城濮之戰功在天下者也殽之戰功在其國者也然則孰為曲孰為直曰皆曲也秦為甚前日秦晉圍鄭秦伯私與鄭盟引兵而去之此其所以啟釁今晉文以去年十二月死而秦穆即以今年春出師襲鄭非襲鄭人之虛蓋乘晉人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侯繼桓文之霸業其不專為鄭滑亦明矣使晉之君臣稍不自強秦將觀兵中原脅從魯衛諸小

國以遂其欲霸之素心猶反掌易耳幸而文公有子
遽發兵扼而北之楚既畏服秦亦疲敝晉得以世其
霸業是雖一國之功不得與城濮同日而語然亦庶
幾幹父承考者矣齊桓在位四十年身死名滅無子
也晉文居位十八年餘威行乎中夏子孫繼主夏盟
付託得人之效也論者類曰文公受秦穆大惠而其
嗣不能繼好事秦遽興師薄人於險以是為非春秋
所與其實秦晉之隙兆於合兵圍鄭之時至是晉文

身死未寒秦忽以兵襲鄭滅滑葢將循楚成圍宋之執晉襄苟欲置而不問不為亡親事楚之齊孝則為束手就執之宋襄中原且以是多故謂之師出無名薄人於險不可也但文公城濮之戰退三舍而報楚之惠今晉襄身在戎行畧無下秦之意殲秦師且盡自是亟戰屢勝得已而不已是故春秋人以責之或曰子墨從戎其無譏乎曰金革變禮古人所不能廢也國有大喪敵乘我之喪以危我之國憂在宗社墨

而即戎未傷於孝若邊鄙小警非存亡安危之所繫
釋喪而起罪也晉襄之禦秦師將以繼父之志身不
親則師必敗楚攻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
夫豈會侯從戎小小利害之比乎後世之事有類此
者五代周高祖殁北漢人乘其喪大舉來寇世宗釋
殯御戎一戰而郤之中國得以無事使世宗畏避退
縮付禦敵於諸將則長驅深入周遂亡矣仁人孝子
權時度宜以決大計而安宗社亦春秋所與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義併見晉人敗狄于箕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此魯人乘晉文之殁而用師小國為逐利之計書伐書取所以貶也夫晉霸國也魯望國也霸國諸侯之長望國諸侯之師望國當以德義為重豈待霸國之而後正乎齊桓之殁宋楚爭霸魯於是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告殁秦晉交兵魯復於是時乘

之而伐邾歲至于再魯不能崇望國之體每乘霸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雖以此受霸國之摧辱百謪而終不以為悔由君無自强之德為之大夫者皆保權固位之人望國之不能望職此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

或曰狄伐晉晉人與戰而敗之獲白狄子此禦侮也春秋人晉何歟曰晉為盟主但知自救而不知拯諸侯之急春秋所以譏也前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曰

欲以禦狄自是狄侵齊圍衛衛遷于帝丘而晉皆不救今狄以其兵犯晉然後與戰僅得一勝焉知自救而已視齊桓公之存邢復衛得不有愧乎故春秋人之或曰春秋記戰伐侵入甚詳而於外兵未有言戰者何歟曰此以明内外之分也或以為及其未陳而敗之故以敗直書則拘矣夫戰亦何常之有陳而敗之者矣豈必皆詐戰而以直敗書乎蓋謂國小勢微非中國諸侯之敵故不書戰而書敗耳然則於楚

子何以書戰曰楚本先代之後以僭王故外之與此少異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書公如齊公至自齊責公也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来聘公不往朝而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無王之罪大矣今年二月齊侯使國歸父来公乃躬如齊報謝其施於天王者甚慢所以事大國者則過乎恭積習之漸使之然耳僖公號賢君諂强國以慢天子律

以王誅是當有罪春秋備書其事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公羊子曰小寢非正也左氏曰即安也君薨不於路寢而於小寢歿不以其地也魯史志之聖人因而存之以垂法於後世當春秋之世先王禮教漸衰而君歿不以其地史臣猶謹而志之此古意之猶存者是故春秋因之○魯諸君歿於路寢者三歿於小寢臺

下楚宫高寢者四公羊曰路寢正寢也疾而居正寢以齊終也何氏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與周禮所載六寢制度不同葢路寢為正寢乃人君聽政之地當疾革而居于路寢所謂以齊終者也成王將終洮頮水被冕服憑玉几以發命於其公卿大臣俾輔元子弘濟多艱此人君殁於正寢之事也非夫存養有素神明不亂豈能盡將終之禮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此槩一冬而言耳上書乙巳公薨于小寢一日事也此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冬事也杜氏長歷以此月為周十一月乃夏正之九月令九月草之不殺者多矣豈得謂之異乎蓋是月乃建丑月夏正之歲杪也魯史記是冬之異槩而言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不殺氣燠也氣之燠於是李梅有實者嘗見十月桃李開歲暮時有實者然不能成果此以異而書

尚何疑焉必以是為夏正九十月之交則隕霜固有未盡殺者何足為異乎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或曰晉文公之霸也許獨後服令文公歿未幾許則貳于楚伐之宜也春秋人三國何歟曰許當伐也而襄公則未宜伐襄繼文之業郤秦于殽敗狄于箕不惠無威而所少者德聲之未布耳即位之始當朝王于京聽命而後行事弱者綏之危者拯之使德意至

義乎於諸侯猶有未服者然後奉王命以討之其孰敢不率今摟三國以伐許非當務之急也吁晉襄有可霸之基有可霸之時而其氣量不足以霸僅能續桓文之氣脉而已厥後乃用先且居之計朝王于温惜乎其已晩而又蹈河陽之失以臣致君其餘不足觀矣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　　宋　家鉉翁　撰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立是歳晉襄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義見閔元年

或曰春秋之法先君既葬踰年而書公即位此未葬而踰年亦書即位何哉曰此所謂不可曠年而無君者也即位必以歳首改元亦必以歳首若歳首不書即位而餘月書之則非元年正始之義故雖未葬而

書欲臣民之有君亦正始之義也然服皆未葬之服未成其為君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或曰此天子所以厚諸侯之終春秋喜而書之乎曰否禮加於有德是以書之無貶耳桓公之薨王使榮叔錫命春秋譏焉王不稱天為追命篡賊而貶也成風之葬召伯來會王亦不稱天以其用夫人之禮於

妾母而譏之也今僖公之葬書天王使叔服來葬無貶也禮加於有德是故無貶襄王東遷令主僖公魯國之賢君王以僖有德寵之於將葬僖以其德而蒙王寵於身後是故爲春秋所貴焉耳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在位久值二霸繼興四裔有所憚而不敢肆故僖也粗克自保不爲外侮之所憑陵詩稱其務農重穀春秋書閔雨喜雨以見其有志於民雖謂之賢君

可也但其始立德季氏保護之勞思所以厚報之繫以大邑假之威福遂養成異日之患公子遂繼秉政不學無知兇悖滋甚魯之危亂實自此始烏乎如僖公之賢加以剛毅自立政自已出不以權任假借強宗末流之弊豈至是乎魯初年國之賢臣更迭為政亦有奮於野舉於士而在卿大夫之位者至僖公之世季氏用事仲叔繼興世為政於魯賢人君子始無位以行其志自兹以降政日趨於下國無人焉耳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薨告喪于王王使人省其終事命嗣子繼世爲君所謂承國于父稟命于王者也成周盛時諸侯建世子必請於王王不命之立不敢立也君薨世子當代王不命之爲君不敢以君道臨其臣民也自東遷此義頓廢諸侯建世子不請及爲君又不請甚者以篡竊得國王不能討因命之者有矣今僖公告終襄王使叔服會其葬又使毛伯錫命命其嗣子爲諸侯

此盛時曠典僅見於衰世者是以春秋書之又書貴王命也公羊廼以錫命為加服嗣子斬然在疚何加服之有胡文定因是援禮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韍冕圭璧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終而王錫之命服以為非禮愚謂失禮在文公而不在天王也春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以加服而錫命者此以僖公既葬而命其嗣子為諸侯書法坦然甚明非賜服也春秋以僖公事君盡

禮襄王遇臣有恩兩得其道故再書之無貶文公除喪而不往拜王命則有貶也始得國而錫命晉武公也有功而加晉文公也已死而追錫命魯桓公也錫之命使之討諸侯之無王者齊桓公也立八年而後錫命魯成公也事不同而皆曰錫命春秋或書或不書公羊以加服為言以唐風無衣為天子錫命加服之詩故也此方即位在喪何加服之有哉

晉侯伐衛

案左傳文公之季年諸侯皆朝衛成公獨不往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胥臣伐衛如傳所言晉侯之伐衛可謂有禮矣自文公歿諸侯擅相侵伐衛之侵鄭非有宿憾不可解直趨利耳晉侯伐之不為無辭乃能用先且居之請率先朝王是故春秋爵之其後衛伐晉春秋書人以示貶則知晉侯伐衛為春秋所與

是故書爵云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如京師拜錫命也或曰禮歟曰天王使上大夫來錫命命以為君也是時魯侯在喪不能躬拜使其臣往猶之可也及除喪之後當以士服朝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於禮為盡而文公循習舊事卒不能往也天子以優禮待諸侯而文公慢不能荅是之謂不臣厥罪當削春秋備書其事不待貶而義見

衛人伐晉

自齊桓之歿衛即通婚於楚自以為楚之私也及文公之興伐而入之國幾亡文歿未幾衛即復從楚出兵侵鄭晉之伐之盖霸討也衛人復之以兵有所侮而動也晉取戚田又從而疆理之何以服衛人之心書衛人伐晉言晉有以召其伐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謂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或曰此常事耳

春秋何以書曰為貶晉故書耳衞小國也晉以其貳於楚而伐之衞人不知引咎以求免廼更以兵伐晉伐盟主也人謂晉侯必將赫然發怒會諸侯聲其罪而討焉晉襄略不以介意方且合諸侯之大夫而疆理戚田知以得田為喜不知以受伐為愧其亦鄙矣春秋之譏譏在晉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作髡

楚人卒葬春秋不書楚頵見弑於其子於是始書討

元凶著大惡不以釁荒而廢此春秋所以用法也或曰舊史書之聖人因之乎曰否亂臣賊子弑君而自立為君必不號於人曰我實弑君諸侯史官亦必不敢以傳聞之辭筆之於史及聖人修春秋誅亂賊於既死其事始著春秋未作以前史之缺略不書者多矣烏乎君臣父子之際所謂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舟車所至人跡所通未有無父無君無臣無子之國也而乃有子不父其父大亂相賊殺如商臣者是人

道之反其常也人道之反其常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子上盡言無隱忠矣語洩反爲商臣所譖以死由是内外左右知有太子而不知有其君亂階既成乃更議所立是以及於禍使楚成能用子上之言辨之貴早豈有是乎楚商臣隋煬帝宋元兇劭所以濫觴滔天後先一轍

皆由積習之漸有以至此有國有家者視此可不知所戒乎或曰商臣負覆載所不容之罪卒以無討何歟曰楚擯南服帝王風化之所不及則亦姑舍之而已矣然春秋所討不以擯于王化而廢汙瀦之典是故書法無所貸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或曰殽之戰晉書人彭衙之戰晉書爵何也曰非爵

也秦以大夫將兵而來晉襄乃躬率師徒以禦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譏晉襄之好戰也夫秦故有大恵於晉不可忘也前日秦人乗晉之喪而襲鄭襄懼其爭諸侯遂伯中國急於自救墨衰經以即戎事其勿獲已也幸而勝以保其霸業當亟遣一介之使陳先君舊好以求成於秦穆公賢君其必許之而襄公德量未洪狐趙諸人無正救之力致孟明以忿兵再至彼以大夫臨戎此以國君禦敵甚矣晉襄之好

戰春秋於是始責之矣城濮之役文公退三舍以避楚子玉不為止然後及之戰今晉襄負氣好戰身御戎行以怨報德雖以是百戰百勝君子不與也或曰人以師伐我我及之戰是為應兵春秋其無譏乎曰文公退三舍以避楚師之所當報義之所不容已也秦之惠尤大於楚而晉襄亟戰而莫之恤不惟背惠實忘親也春秋以是貶○及戰之義已見莊二十八年凡某及某戰或以別内外或以明客主或以見先

後襃貶予奪初不在是彭衙之戰書晉侯及秦師戰

晉為主而秦為客也秦伐晉晉受伐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

主何以書譏不時也欲久喪而后不能也禮作練主當用十二

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愚謂魯文

公惰人也恐不能有志久喪盖是時逆祀有萌議論

未定緩於作主以是故也禮既葬而作主欲神靈之

有所憑依也於是奉主反虞虞而祔孫從於祖既祔仍特祭於寢終喪袷乃以入廟此禮之常節有不待考而知者緣文公欲躋僖於閔之上又妄欲以兄弟自為昭穆所以緩於作主當祔而不知所祔故也及是羣下並從邪議乃始作主而依神明年大事大廟遂躋僖於閔之上而行祔廟之禮春秋先書作主次書逆祀言緩於作主廼逆祀之端耳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穀梁曰不言公非處父伉也為公諱也左傳云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愚謂春秋不惟為公諱蓋深責晉襄之無禮也是以處父去族貶處父所以貶晉侯也是時魯君未除喪而晉責之以朝魯君當執禮以拒之嚴兵以待之不當畏威而動冒喪而朝所以愈受欺於彊國晉襄驟勝而驕用事者多麤暴小人所為借工春秋所以去處父之族非特為魯諱實責晉也義已見莊二十二年及高傒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公作垂
縠作歛

晉襄再敗秦師驕矜見於行事使處父盟魯君又使士縠會諸侯驕矜僭上有二霸所不敢為春秋比事而書所以誅也左傳謂是會晉謀討衛陳侯為衛請而免之而何氏公羊注曰謀共誅商臣雖不能誅以疾惡故為春秋所取二說未知孰是然討衛細故也謀討商臣天下之大義也商臣負天地所不容之罪

中國之人胥聽其亂無有明討賊之義者環視海內力足以辨此惟一晉而已晉之君臣苟知此義當請於王率天下諸侯奉辭以伐之何患不濟今僅遣一卿會諸侯于垂隴其亦無志於此矣○天子至尊命工公出董諸侯之成此東遷以後之變禮已非盛時所行今晉襄挾其屢勝之威倨坐國中使其臣出盟公侯自是遂為例春秋書之以懲其僭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於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曰閔雨有志於民也六月雨曰喜雨有志於民也至是則歴時而書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於民也深得春秋垂訓之旨人君之職莫大於養民僖公務農重穀憂樂在民而文公廼反是比事而觀春秋之書法見矣

八月丁夘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

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左傳曰躋僖公逆祀也案禮人君除喪而祫毀廟之主五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之謂大祫僖公薨至此甫及二十一月而遽講祫祭之禮欲躋僖公於閔之上故不待喪畢而豫行之書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此一書而再譏也僖公于閔雖為庶兄嘗事閔為之

臣今夏父弗忌官為宗伯輒發邪議以諂其君躋僖公於閔之上亂君臣之分是之謂逆魯之諸臣豈無知禮者知而弗正諂也臧文仲當時賢大夫坐視不諫故聖人尤深責之筆之春秋曰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于大廟未當祫而祫也躋僖公非所當躋而躋也是之謂一書而再貶也三傳推明逆祀之意皆已得之但謂閔僖昭穆各自為世者恐非經意不可不辨左傳因夏父以躋聖賢為明非之曰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宋鄭不以帝乙厲王德薄而祖之此設諭而言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不以賢不肖而為先後非謂閔公為文公之祖也公羊乃云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又云逆祀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疑穀梁之說本之左傳公穀之書成於漢初左傳之書自戰國有矣胡文定廼曰臣子一例三傳同以閔公為祖是以僖公父事閔公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也愚三復此說實有未諭若以

閔僖為父子則莊為文之曾祖乎桓為文之高祖乎祫饗之序昭穆兄為昭而弟為穆乎昭穆既紊何以謂之祫乎杜元凱於此義却自見得明白其說曰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甞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逆也孔頴達釋之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閔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閔當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則祖父之廟即以從毀知其禮必

不然此說發明杜意頗詳盡但兄弟自爲穆當於穆

位竝作二廟乎及其祫也於穆位以二穆相從先君

而後臣乎夫如是而後合于禮若以兄弟各爲一世

則紊昭穆之序斷斷有所不可行矣或曰閔二年譏

吉禘以其未終喪而禘也此大事于大廟亦吉禘也

春秋不以吉書何哉曰閔二年之禘未當吉而吉譏

在從吉今此之祫非所當躋而躋譏在逆祀各於其

重者而譏之耳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春秋之義有復仇有報德父仇當報父之德亦不忘也魯莊忘父之仇及齊為好春秋深責之晉襄敵父之惠與秦屢戰春秋亦深責之仁人孝子苟能不死其親則父仇不可忘而父之所德亦必報之而後於義為盡也殽之戰晉不克避秦而勝之彭衙之戰晉復不能避秦而再勝之為晉襄者苟有禮義之心則引咎於秦以求息肩可也廼更率三國之師以為此

役忘父之德逞已之憾犬豕不食其餘春秋自是始誅斥之矣故四國皆書人以示貶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昬僖公之喪至此未滿二十五月故也左傳乃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春秋譏納幣而左氏乃以為得禮豈不失之遠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愚謂翦除兇逆以伸大義于天下霸者所當身其責也或當為而不為或不必為而為之失其所以霸之道矣楚商臣負弑逆滔天之罪于今二年天人之望咸屬于晉前日垂隴之會人謂其有志於謀楚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辭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

豬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於中國晉之霸業有光於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楚之為逆者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貳者豈獨一沈哉而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伐沈而潰之置逆商之大惡議蕞爾沈之微罪避豺虎而獵狐兔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故春秋自晉以下五國皆書人以貶之自是楚知晉之無能為始動兵伐江晉僅出偏師具文為救而江滅矣霸者

之罷小而易盈名陵告旋城濮既勝俱足以變其素守况如晉襄者於二伯又何能為役

夏五月王子虎卒王臣卒初見隱三年尹氏卒

公羊傳曰以其新使乎我也故卒之穀梁曰以其甞執重以守也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胡文定以為人臣無外交卒之而不爵譏之也愚謂自周綱之替王臣外交諸侯死無不赴者矣而春秋皆削不書今王叔文公卒而書之録其賢也自晉文之霸

天子辭命多出於虎嚴重而有法得天王訓誥諸侯之體其王朝公卿之賢有德者歟穀梁謂天王出居于鄭虎任守國之責是以特書此說得之公羊以為嘗會葬於魯者私說也使魯者多矣未聞以來使而特卒之者左傳以翟泉會盟故以為赴弔如同盟王人董盟者多矣未聞從諸侯同盟之例而卒之者故知卒之者録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臣三卒經之疑也虎與卷夾輔天子於艱難危困之中有人臣

所難者是故春秋書卒以録之義又見定二年劉卷卒

秦人伐晉

彭衙之勝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修德不可當也至是秦穆自將而來取王官及郊晉師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夫晉之避秦以報秦惠也當發使踰之境上曰吾以是報先君之舊德非敢與君敵也秦若有禮必當引還今廼閉壁不出聽其殘民以逞晉之用事者亦未為知體也或

曰秦誓見録於聖門而春秋所書無襃何歟曰是役也晉人既不出秦人亦當斂兵而歸迺猶濟河逞忿是以春秋人之雖然如穆公之賢功不及晉文德則過之嘗觀秦誓一篇懲艾悔惻眞有動心忍性之意孟明再敗而公惟知引咎自責不委罪於握兵之人視楚人每敗輒殺其卿者有間矣曰然則敗軍之將其不可誅乎曰臨難而苟免可誅也臨敵而退避可誅也意孟明之為人有忘身殉國之心不以得喪利

害為前郤是以尤為秦穆所厚歟司馬昭敗於東關問左右曰近日之敗誰執其咎王儀對曰罪在元帥昭曰司馬欲歸過於孤乎引出斬之觀亂臣逆賊所以恕已責人逞忿殺諫然後知秦穆之引咎自責後世實未易多得愚謂秦所以有天下之實自穆公積累中來更商鞅李斯棄禮義而任刑罰以斬刈穆公之澤故雖混一區宇二世而亡穆公開之鞅與斯壞之鞅與斯其穆公之罪人歟先後誅死非不幸也宜

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黄楚之與也而志在中國齊桓之伯慕義請盟楚人憾之黄坐是滅齊不能救也及晉文繼興江人不以黄之旣覆楚人方盛猶事晉不倦視陳蔡衛鄭朝晉暮楚出入乎中外之兩間者有間矣今為楚所攻自今年秋迄於明年夏首尾幾一歲晉僅能遣偏師以赴之而江又滅矣春秋志二國之初從中國與於會

盟侵伐以至為楚所滅而齊晉不能救書法詳而不厭所以褒二國之固盟守義之死不悔亦以愧陳蔡衛鄭之君而責齊晉為甚矣或曰是役也何以知其責晉曰春秋於秦人伐晉之後繼書楚人圍江見晉所以不能赴江之急為秦兵之日擬於其後也以是而觀晉構怨於秦乃楚人之所願而非中國之福自是秦楚遂合楚所以强大益不可制由秦人為之羽翼而晉襄背惠好戰實有以失秦故春秋深譏之

雨螽于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趙子曰自空而下有如雨雨血雨毛雨土皆此類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已巳公及晉侯盟

案左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此盟於晉之國都也自桓文之霸威力雖足以控諸侯而會盟不于其地不欲諸侯旅至其國懼僭

王也晉襄襲父餘威志得而驕前日垂隴之盟以為無禮則當會於魯晉之間以救前日之失乃復邀公親至其國而為此盟長傲而遂非罪莫大焉春秋書公及晉侯盟為公諱深責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曰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救江而伐楚所謂攻其所必救亦兵家之常耳但偏師而往具文而出豈足以震動楚人

而解危國倒懸之急此亦為謏而已矣嗟夫黄以齊故亡江以晉故亡江黄不負齊晉齊晉實負江黄可為悲慨也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曰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歟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貶

之也夫人與有貶也三傳不同穀梁之義為正女在父母家稱女不稱婦今而稱婦未嫁而配好合于齊也魯君前乎此常講親迎之禮逆于齊則書公如齊逆女逆于境則書公會齊侯于某今而親往亦親迎耳而春秋變文書逆婦姜于齊不書公逆為其配不以禮變文而書以存其羞惡之心凡以垂法于後焉耳姜以婦稱著姜亦有罪也女在父母家制于父母魯君逆婦不以禮齊人亦有罪焉去氏貶姜也亦貶

齊也不書入不書至皆以是故其義甚明公羊以娶乎大夫故略之恐未然書婦姜凡三義又見宣元年成十四年皆貶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義見晉處父救江秦人入鄀

晉侯伐秦

去年夏秦伐晉晉師不出曰以報秦惠也尚文公避楚之意也愚謂晉人自是厭兵與秦講解以休兩國之民而今也乃復以兵加於秦曰報王官若晉襄者

其文公之罪人歟況是時江圍方急日夜求救於晉而晉曾不軫同盟之義合諸侯以赴之乃復動以伐秦是師也移而救江雖無及於亡猶足以慰諸夏之心而晉襄惟知治己之私不復顧江之急春秋書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責其當救而不救不當伐而伐罪晉深矣書晉侯非爵之貶之也目其忘親背惠亟戰而不知戢也秦自是不復報晉兩國兵禍得以暫息是以聖人終有取於秦列其誓於書篇之末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三傳皆以為僖公之母莊公之妾春秋書夫人風氏薨因魯史而書志禮之變也或曰隱元年天王歸惠公仲子之賵何以不稱夫人曰事不同也仲子者惠公之妾公子允之母允桓公也隱公探惠公之邪志欲讓國於允尊仲為夫人蓋以父之妾而配其父亂名悖禮之甚者故春秋絀之書惠公仲子今成風者則異

於是僖公之妾母文公之妾祖母也僖公之始立其
嫡母哀姜以罪見討於齊僖公於是自以已之私恩
尊其母為先君夫人禘而薦之於廟葢僭也國人因
以夫人稱之舊史既書夫人薨聖人于魯先君之母
無由黜其已僭之號故書夫人風氏薨是烏可與公
子允之母例言哉木訥以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
襚與惠公仲子書法畧同引之以證成風為僖公之
妾何誤之甚耶訥不信左傳專以已意為異說遂至

指僖公之母為僖公之妾此何禮耶春秋書法有相似而不同者惠公仲子者公子允之母允未為君豈容書之桓公仲子故從其君而書惠公仲子成風廼僖之母僖致之於廟以為夫人故從其子而書僖公成風詎容引彼證此乎廼若九年書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禭此因異國之歸禭而正之耳異國不知魯人尊成風為夫人故但以妾母稱之聖人因其歸禭以魯之僭名是以書夫人於前書成風於後各因其實

而書之而僭名之實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并見名伯會葬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王不稱天義已見莊元年

此亦襄王所以厚於諸侯也春秋於叔服之會葬毛伯之錫命則喜而書之至是歸成風之含賵會成風之葬則王皆不稱天此春秋所以垂法於後著義甚明也蓋天子之于諸侯有會葬之禮既葬之而命其

子襲位為諸侯亦王寵之所宜施于禮無悖也今也
妾母之喪含而賵之又命大夫會其葬所以成妾母
為夫人寵㳺加而不以其禮故春秋于榮叔名伯之
來再書而再貶王皆不稱天比事而觀五年之間後
先兩會葬一襚一賵著義豈不甚明乎雖然此亦魯
人赴於周故天王特為之加禮是以春秋先書喪夫
人葬小君繼書王朝大夫之再辱魯以是赴王以是
命魯亦有責焉耳喪服傳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

與尊者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自僖公致妾母為夫人文公喪之以小君之禮而漢以後庶子為君者遂持以為口實隆妾母以尊名而匹其父者舉皆是矣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傳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秦人伐而入之愚謂霸國之君左右望而罔市利可取則取之不復顧義之所在齊桓之滅遂降鄣秦穆之滅滑入鄀是也晉文

公平子帶之難納王于京其事義矣而請隧弗許則受温原攢茅之田其人不服至以兵圍而取之與取畿内之地何異是三君者天理人欲常往來於方寸之間所以僅能為霸學道君子每羞稱焉春秋或書或不書皆所以貶

秋楚人滅六

皐陶庭堅之後至是千有餘年國雖小而猶存葢武王有天下訪尋先代帝王聖賢之後俾皆紹其始封

盛德事也周綱陵遲楚人恣擅先代之後蠶食幾無

餘若滅夔滅六滅蓼之類是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季友孫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明年晉靈公立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姑偃子賈季

陽處父為亂臣所殺非晉殺之也而春秋稱國以殺何哉曰春秋為誅亂賊而作權臣柄國臣下附從此作姦罔上弒君簒國之漸春秋之所深惡也初襄公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成季之屬黨於趙氏謂射姑不可使將襄公從其言以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盾由是為政於晉擅廢立專生殺其末流

遂有弑君之事實自處父發之射姑以私怨殺一大夫其罪固當誅死而處父以私意黨趙氏夫豈無責春秋於處父之死不書盗殺而書國殺所以為權臣擅國羣下附從之戒或曰若是者處父為不當言乎曰否言而私乃其罪也趙盾賈季皆勲舊之子賢否相若也處父謂賈季不可使當公舉晉國之賢人使在此位不當以其所黨者復之于君此處父之私也是故春秋不與義又見令狐之戰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公羊曰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夫氣盈朔虛而為閏乃自然之理謂之天無是月不可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二十四氣所以為盈也月行盈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與日會是一歲月行之數十二朔所以虛也積日之有餘以就月之不足而成歲于是閏生焉所謂閏者迺天地自然

之理故雖閏月亦告朔意當時或者不深曉此謂閏月𨒂歷家所爲天無是月故導其君以廢朔是以春秋譏焉猶朝于廟者幸其猶存朝廟之禮與不郊猶望之猶不同也不郊猶望可已而不已也猶朝于廟幸其猶朝也義詳見僖二十一年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伐邾取須句社見僖二十二年據傳既反其君矣今又伐而取之以封邾文公之子邾之叛人也置須句

子何地乎往皆書伐書取非褒也今又書伐書取書遂城尤非褒也是時晉有喪未定立君霸政少弛魯乘其間蹦藉小國又因師出城部重勞民力春秋書以貶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卒不書葬責嗣子之不能君也輕舉召亂以致葬不如禮詳見下文

宋人殺其大夫

稱國殺其大夫貶諸侯專殺也稱人殺大夫衆作亂而殺之或為權臣用事者所殺皆不出於其君故書人此書宋人殺其大夫衆作亂而殺之也衆作亂而殺何以不言盜殺亂自君致也昭公始立謀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大夫死由君之故大夫亦有責耳國君嗣位之始未能布德行惠以懐輯其臣民首以芟夷公族為事其大夫必有以晉士蔿之邪謀賛其君為此者書宋

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見昭公立而亂作亂廼昭公所致也大夫死不名死者衆不容悉書也此皆君之私人衆怒而殺之君尋及焉不著其名不與之以死節也然則作亂者其無誅乎曰亂者之誅豈待貶斥而後見乎宋殺其大夫凡三見皆不名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之戰曲在晉春秋專責晉也案左傳晉襄公卒靈公幼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主公子雍使先

蔑逆之於秦秦康公為之出師納雍及境而盾變初計立靈公潛師禦秦敗之令狐甚哉趙盾之險詐而不仁也秦晉自殽以來戰爭相尋兵端未解晉人求君於秦秦人不疑晉之無信為之納之非秦君自以其意求納亡公子也趙盾苟知舍嫡嗣之為不可當以國中議論馳告于秦秦康素賢必能為之反旆今乃廼以先人奪人為心遽出師襲而敗之秦之受詐抑亦甚矣故春秋專責晉而不及秦何以言之莊九年

魯納子糾納而敗者也春秋書公伐齊納子糾于乾時僖十八年宋納齊孝公納而勝者也春秋書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戰于甗齊師敗績書伐書戰書敗兩責之辭也今此秦人以師及晉境不書秦人伐晉晉實召秦秦非秦之來寇也敗不書敗著晉人挾詐而勝秦以不疑而敗責晉深矣或曰秦晉之得失是固然矣當是時立長之為是乎立嫡之為是乎曰立嫡正也國家無大變故舍嫡嗣而外求君非計也盾

始與衆合謀立長事非而心則是欲宗社之有主也已而背先蔑立靈公事雖是而心則非利幼君而柄其國也蓋立長者衆人之所同立嫡者趙盾之所獨當是時廢君立君惟盾之意受人託孤之寄而反覆若此其得謂之純臣乎厥後晉靈既長惡盾之專且將殺之爲盾所先禍端亂本實兆於此日或曰廢立之事其非人臣所得專乎曰伊尹周公之所行天下後世爲人臣寄國命者所當知也迺若趙盾霍光徐

羡之謝晦立君廢君皆自為其身計事幸而濟足以全身保家否則禍敗不旋踵陷於首惡之名為大臣輔幼主者當以伊尹周公之心為心以趙盾霍光徐羡之謝晦為戒可也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有以師字

或曰先蔑奔秦不書出奔以其自外而奔故歟曰否先蔑自秦先歸趙盾變計立靈公乃使先蔑與已俱將兵禦秦欲示秦人以不疑且將襲之先蔑不義其

所為且懼晉君他日以逆雍為罪逦犯難而奔秦春秋憫其為盾所詐無可出之罪故不例之於出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此晉靈初立趙盾秉政始會盟諸侯也前此垂隴之會序諸侯而別士縠於其末貶晉襄以大夫而會諸侯也今此公會諸侯齊宋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君皆在而趙盾以晉卿而董盟僭也春秋所以不序諸侯

而曰公會諸侯晉大夫者抑趙盾之僭也盾内專廢

置威行國中外合諸侯以為此盟幾以君位自居諸

侯之與大夫分守截然故春秋書諸侯晉大夫以辨

君臣之分盾不著名抑盾也或曰是時晉靈方在襁

褓故盾以工卿而尸其事其不可歟曰盾以上卿而

主盟當合諸侯之大夫共為此盟今八國之君來會

而盾以晉卿臨之臣不可以伉君故書晉大夫

冬徐伐莒

公羊以為春秋狄徐初見僖十五年然齊桓之季年

書齊人徐人伐英氏不皆狄也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王崩至是累月魯文不奔王喪復不遣大夫修賻問

之禮而以常事使公子遂會晉大夫不共王喪而諂于事强國之大夫不臣也自此以下再三書皆以是貶左傳以為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公子遂復為此會愚謂扈之盟春秋既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矣謂公不得與盟不可也今而公子遂復為此盟此自為其私計耳魯大夫締交强國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春秋不與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義已見莊十九年

左傳謂春秋褒遂之盟戎以為出疆能利其國愚以為春秋著遂之專再書其名罪之非與之也會于衡雍猶有君命會雒戎而為盟則專也文公不君惰於為政權移臣下公子遂外交大國挾援以專魯既會趙盾遂盟雒戎犯上作亂漸不可長春秋比事而書為魯國隱憂孰云其襃乎木訥謂遂之跡雖專實有功於魯以為春秋與其遂會誤矣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聞齊宋將伐魯遂專與之盟猶曰出疆

之義此雖戎不聞爲魯之患而遂與之盟是之謂外交也葢春秋防微杜漸聯書二會再書遂名所以垂法於後何善之有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王之喪魯侯不能躬往預哭臨使其臣往又不能選擇而使廼俾淫亂之人銜命如京師不至而奔以從於淫敖之罪固當誅魯侯亦有責焉襄王於僖公毋子之喪拳拳用情王人將命者絡繹于道而魯侯於

天王之喪漫不加意國中豈無一介臣可使而以淫
大夫尸其事欵當誅文公當削春秋書法見矣
叅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初見七年夏四月
此宋人再為亂殺君之大夫司馬律以春秋之法當
書盜殺大夫司馬緣宋襄夫人預於亂是以書宋人
殺其大夫司馬不著名者左氏以為衆故不悉書劉
原父以為稱官者不能其官此說是也大夫司馬司

城皆國之柄臣穆襄之族連歲怙亂固昭公有以致之然嘗殺大夫而免於討為大夫司馬司城者當思所以為防患之計乃置之弗戒彼負罪自疑乘釁再作大夫司馬死司城來奔朝廷為之一空由昭公信任非人蕩意諸公子卬等輩以私暱寵臣布在列位既不能慮患於平日復不能制變於臨時雖握節以死委節以奔而其不勝任甚矣是故春秋不與之以死節死者奔者皆書官而不書名其義明白而易見

也吕氏逦云其人他無可稱獨死其官為可録是以書官不書名於義未通胡文定曰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卒亦遇弑無臣焉耳此說為正與原父同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

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
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三年
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
不可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
也愚讀魯論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說不同皆未得
其當及讀公羊春秋傳而得其說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子立既為君矣而猶稱子
於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

以為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為孝無所不在矣是時襄王未葬故毛伯不稱使求金非特責周王有大喪諸侯不致賻天子使人求金諸侯之罪大矣與求賻之意同

夫人姜氏如齊義并見至自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義初見隱三年

春秋十有四王書葬者六王諸說不同愚既著其義於隱三年矣不書葬者譏不反葬舊京不成其葬也

書葬譏失禮也或以緩葬譏或以速葬譏惟襄王之葬所以書專為責魯故僖之喪成風之喪王用禮於魯甚勤今王崩文公不能躬往預哭臨遣涇大夫又不能成禮令而葬復以命得臣春秋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貶也或謂萬乘之國至衆封疆之守至重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而奔是大不然魯尚奔齊晉楚之喪且會其葬豈有王喪而不能躬會之理而況王禮用其厚魯禮從其薄是重可責焉耳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義併見殺士穀箕鄭父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或曰夫人歸寧常事也先是書出不書至今曷為書至曰以正夫人之體也姜氏始歸於魯不氏不以夫人至貶也今歸寧于齊書夫人姜氏如齊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始正其夫人之體繫之以氏既貶之於前復正之於後皆所以垂法也夫人與國君儷體其出其至皆書者辨上下之分示衆妾不與夫人等因

歸寧而見義非為歸寧而得書也文公無正家之法
強臣僭妾比而為姦庶子奪嫡有萌而君不悟春秋
特書以正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陽處父為亂臣所殺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先
都等以作亂而誅春秋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士縠
及箕鄭父書法雖不同然皆主於抑強臣扶弱主不
與趙盾以專殺也案左傳晉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

而使士榖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榖爲亂而殺先克三人之罪固無所逃而先克黨於強宗亦有以致之也狐趙氏自文公之伯父子相踵得君用事羣臣孰有出其右者而先克不惟賢是舉必曰狐趙黨強宗也狐氏既以作亂逐趙氏遂柄晉國擅廢立專生殺靈公卒以弑死正由羣下附從黨與衆盛之故而趙盾徳先克之揚已爲之討賊据傳凡殺五人是五人者信有

罪而盾殺之則私也論者以一大夫之死而殺五大夫趙盾之用刑亦頗矣是故稱人以殺不去其官箕鄭父書及言其濫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論者謂書救未有不善此則書救而譏

之也趙盾與諸侯之大夫並稱人所以譏也楚自莊公之中世入侵蔡鄭漸有憑陵諸夏之心齊桓遏其方張之萌晉文撲其燎原之焰中國以尊王室以安文公雖殁楚人猶不敢窺視及趙盾秉政自爲怙權之計不復以圖伯安夏爲已任[範]山覘知其無能有爲首勸楚商興狼淵之師其志不在小而盾也徐合諸侯之大夫具文往救無及於事威望頓挫不數年間諸侯皆服從於楚而晉之霸業隳矣文公以救宋

而興趙盾以緩於救鄭而屈春秋人四國貶其救之緩也趙盾何以辭責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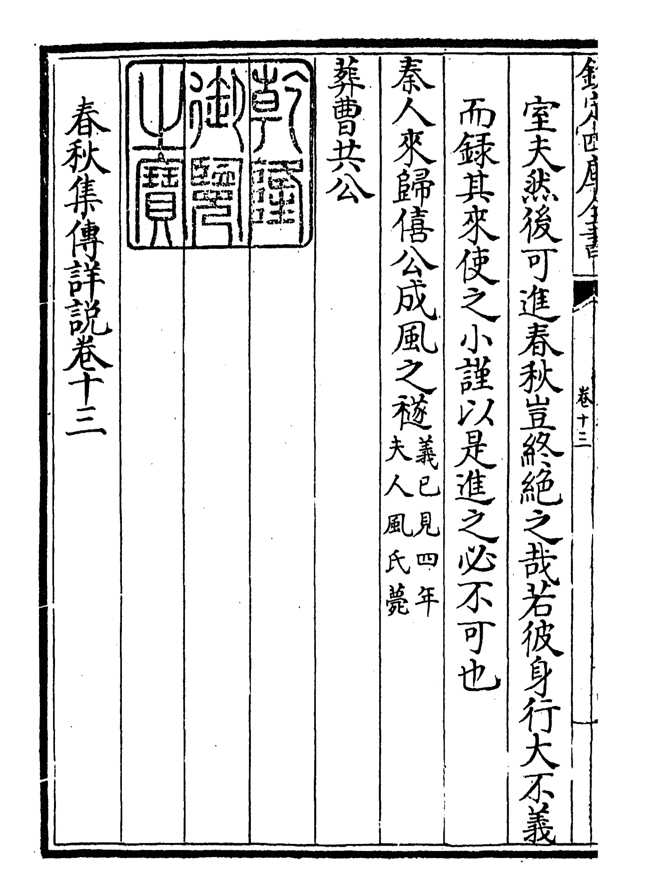
穀梁曰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疏引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以有地震孔晁云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

於地動是地道安靜以動為異也此數語論地震最為明切

冬楚子使椒來聘義已見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

或曰子謂春秋明内外之分未嘗漸進楚人春秋前書荆人來聘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今書楚子使椒來聘非漸進之乎曰否春秋於楚使之三至每書輒異者著楚人之漸盛將必為中國患也先書荆人來聘疑其所以來也繼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憂其遂為

中國患也今書楚子使椒來聘曰其君而去椒之族著楚氛之禍已廹中國之人猶有未悟者也椒去未幾孟諸之田繼之五國之君奔走受命僅而獲免先儒以其有悔過慕義之心春秋進之悔過者顧如是乎慕義者固如是乎或有重難予者曰楚本明德之後守其茅土世長南服子為是說無廼絶之已甚乎曰春秋所以外楚為其僭王大號有窺伺中原之心耳楚有賢君削去僭名自同於中國之諸侯共奬王



室夫然後可進春秋豈終絶之哉若彼身行大不義而録其來使之小謹以是進之必不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義已見四年夫人風氏薨

葬曹共公

春秋集傳詳說卷十三